

儿童文学大师全集书系

冰心儿童文学全集

冰心 著



4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冰心儿童文学全集



BINGXIN ERTONGWENXUE QUANJ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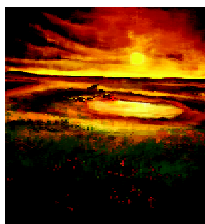
冰心

儿
童
文
学
全
集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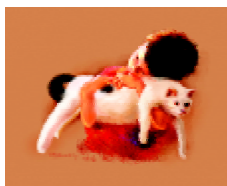


小 说



C O N T E N T S

别后	1
分	14
冬儿姑娘	23
好妈妈	28
陶奇的暑期日记	33
小桔灯	113
回国以前	117
在火车上	127
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	133



C O N T E N T S

孩子们的真心话 142

明子和咪子 146

冰心生平年表简编 150

别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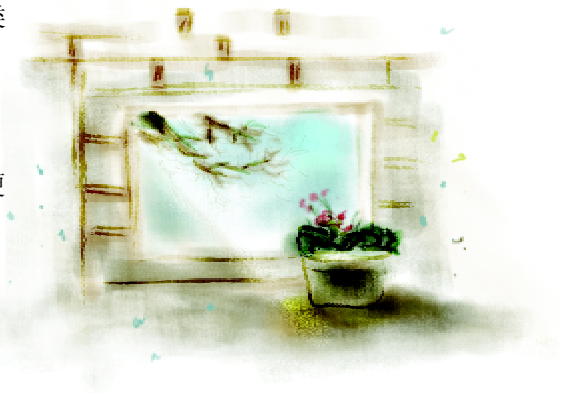


舅母和他送他的姊姊到车站去。他心中常常摹拟着的离别，今天已临到了。然而舅舅和姊姊上车之后，他和姊姊隔着车窗，只流下几点泛泛的眼泪。

回去的车上，他已经很坦然的了，又像完了一件事似的。到门走入东屋，本是他和姊姊两个人同住的小屋子。姊姊一走，她的东西都带了去，显得宽绰多了。他四下里一看，便上前把糊在玻璃上，代替窗帘的，被炉烟熏得焦黄的纸撕了去，窗外便射进阳光来。平日放在窗前的几个用蓝布蒙着的箱子，已不在了，正好放一张书桌。他一面想着，一面把窗台上许多的空瓶子都捡了出去。——这原是他姊姊当初盛生发油雪花膏之类的——自己扫了地，端进一盆水来，挽起袖子，正要抹桌子。王妈进来说，“大少爷，外边有电话找你呢。”他便放下抹布，跑到客室里去。

“谁呀？”

“我是永明，你姊姊走了么？”





“走了，今天早车走的。”

“我想请你今天下午来玩玩。你姊姊走了，你必是很闷的，我们这里很热闹……”

他想了一会子。

“怎么样？你怎么不言语？”

“好罢，我吃完饭就去。”

“别忘了，就是这样，再见。”

他挂上耳机，走入上房，饭已摆好了。

舅母和两个表弟都已坐下。他和舅母说下午要到永明家里去，舅母只说，“早些回来。”此外，饭桌上就没有声响。

饭后待了一会子，搭讪着向舅母要了车钱，便回到自己屋里来。想换一件干净的长衫，开了柜子，却找不着；只得套上一件袖子很瘦很长的马褂，戴上帽子，匆匆的走出去。

他每天上学，是要从永明门口走过的。红漆的大门，墙上露出灰色石片的楼瓦，但他从来没有进去过。

到了门口，因为他太矮，按不着门铃，只得用手拍了几下，半天没有声息。他又拍了几下，便听得汪汪的小狗的吠声，接着就是永明的笑声，和急促的皮鞋声到了门前了。

开了门，仆人倒站在后面，永明穿着一套棕色绒绳的短衣服，抱着一只花白的小哈巴狗。看见他就笑说，“你可来了，我等你半天！”他说，“哪有半天？我吃过饭就来的。”一面说，两人拉着便进去。

院子里砌着几个花台，上面都覆着茅草。墙根一行的树，只因冬天叶子都落了，看不出是什么树来。楼前的葡萄架也空了。到了架下，走上台阶，先进到长廊式的甬道里。墙上嵌着一面大镜子，旁边放着几个衣架。永明站住了，替他脱下帽子，挂在钩上，便和他进到屋里去。

这一间似乎是客室，壁炉里生着很旺的火。炉台上放着一对大磁花瓶，插满了梅花，靠墙一行紫檀木的椅桌。回过头来，那边窗下一个女子，十七八岁光景，穿着浅灰色的布衫，青色裙儿，正低头画那钢琴上摆着的一盆水仙。旁边一个带着轮子的摇篮正背着她。永明带他上前去，说，“这是我的三姊澜姑。”他欠了欠身。澜姑看着他，略一点头，仍去画她的画。永明笑道，“你等一等，我去知会我们那位了事的小姐去！”说着便开了左方的门，向后走了。

他只站着，看着壁上的字画，又看澜姑。侧面看去。觉得她很美，椭圆的面，秋水似的眼睛。作画的姿势，极其闲散，左手放在膝上，一笔一笔慢慢的描，神情萧然。

他看着忽然觉得奇怪，她画的那盆水仙，却是已经枯残了的，他不觉注意起来。——澜姑如同不知道屋里有人似的，仍旧萧然的画她的画。



后面听见笑声，永明端着一碗浆糊，先走进来。后面跟着一个女子，穿着青莲紫的绸子长袍，襟前系着一条雪白的围裙，手里握着一大卷的五色纸。永明放下碗，便道，“这是我的二姊宜姑。”他忙鞠躬。宜姑笑着让他坐下，一面挽起袍袖，走到窗前，取了一把裁纸刀；一面笑道，“我们要预备些新年的点缀品，你也来帮我们的忙罢。”她自己便拉过一张椅子来，坐在中间长圆桌的旁边。

他忸怩的走过去，站在桌前。永明便将宜姑裁好了的纸条儿，红绿相间的粘成一条很长的练子。他也便照样的做着。

宜姑闲闲的和他谈话。他觉得她那紫衣，正衬她嫩白的脸。颊上很深的两个笑涡儿。浓黑的头发，很随便的挽一个家常髻。她和澜姑相似处，就是那双大而深的眼睛，此外竟全然是两样的。——他觉得从来不曾见过像宜姑这样美丽温柔的姊姊。

永明唤道，“澜小姐不要尽着画了，也来帮我们！”澜姑只管低着头，说，“你

粘你的罢，我没有工夫。”宜姑看着永明道，“你让她画罢，我们三个人做，就够了。”回头便问他，“听说你姊姊走了，谁送她去的？”他连忙答应说，“是我舅舅送她去，等她结婚以后，舅舅就回来的。”永明笑问，“早晨你哭了么？”他红了脸只笑着。宜姑看了永明一眼，微微的一笑，笑里含着禁止的意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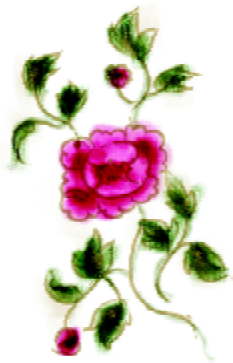
他不觉感激起来。但永明这一句话，在他并没有什么大刺激，他便依旧粘着纸练子。

摇篮里的婴儿，忽然哭了，宜姑连忙去挪了过来，放在自己座旁。他看见里面卧着的孩子，用水红色的小被裹着，头上戴一顶白绒带缨的小帽，露出了很白的小脸。永明笑说，“这是娃娃，你看她胖不胖？”他笑着点一点头。——宜姑口里轻轻的唱着，手里只管裁纸花，足却踏着摇篮，使它微微动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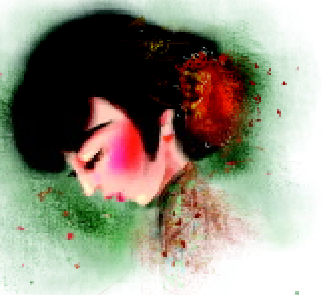
他忽然想起，便低低的问道，“你的大姊呢？”永明道，“我没有大姊。”他看了宜姑又看澜姑，正要说话，永明会意，便说：“我们弟兄姊妹在一块儿排的，所以我有大哥，二姊，三姊，我是四弟——娃娃是哥哥的女儿。”

娃娃的头转侧了几下，便又睡着了。他注目看着，觉那小样儿非常的可爱，便伸手去摩她嫩红的面颊。娃娃的眼皮微微的一动，他连忙缩回手去，宜姑看着他温柔的一笑。

一个仆妇从外面进来，说，“二小姐，老太太那边来了电话了。”宜姑便站起。走了出去。



永明笑道，“我们这位二小姐，就是一位宰相。上上下下的事，都是她一手经理。母亲又宠她……”澜姑正洗着笔，听见便说：“别怪母亲宠她，她做事又周全又痛快，除了她，别人是办不来的！”永明笑道，“你又向着她了！我不信我就不会接电话，更不信我们一家子捧凤凰似的，只捧着她一个！”澜姑抬头看着永明说：“别说昧心话了，难道你就不捧她？去年她病在医院里，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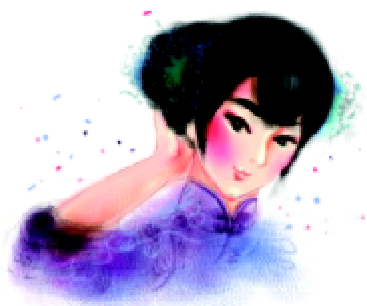
谁哭的一夜没有睡觉来着?——”永明笑道,“我不知道——不要提那个了,我看除了她之外,也没有一个人能得你的心悦诚服……”

宜姑进来了,笑向澜姑说:“外婆来了电话,说要接母亲和我们两个今晚去吃饭。我说嫂嫂不在家,娃娃没人照应,母亲说叫你跟着去呢。”澜姑皱眉道:“我不喜欢去!外婆倒罢了,那些小姐派的表姊妹们,我实在跟她们说不到一块儿!”宜姑笑道:“左右是应个景儿,谁请你去演说?一会儿琴姊和翠姊要亲自来接的。”永明忙问,“请我了没有?”宜姑道,“没有。”永明笑道:“我一定问问外婆去,一到了请吃饭,就忘了我;到了我们学校里开游艺会,运动会,怎么不忘了问我要入场券?……”澜姑道:“既如此,你去罢。”永明道:“人家没有请我,怎好意思的!就是请我,我也不去,今晚我自己还请人吃饭呢!”说着便看他一笑。

宜姑又问:“妹妹,你到底去不去?”澜姑放下笔,伸一伸懒腰,抱膝微笑道,“忙什么的,她们还没来呢。”宜姑道:“等到她们来,岂不晚了,母亲又要着急的。”澜姑慢慢的说:“那你为什么不去?”宜姑坐下,仍旧剪着纸,一面说,“我何曾不想去?娃娃的奶妈子又是新来的,交给她不放心。而且这两天往往有送年礼的,哪一家的该收下,哪一家的该璧回,你自己想如能了这些事,我就乐得去,你就留在家里,享你的清福。”澜姑想了一想,道,“这样还是我去罢。”宜姑笑道:“是不是!你原是名士小姐的角色,还是穿上衣服,在母亲身旁一坐,比什么都舒服……”

娃娃又哭了,这回眼睛张得很大,哭得也很急促。宜姑看一看手表,俯下去亲一亲她,说,“真的,忘了叫娃娃吃奶了,别哭,抱你找奶妈去。”一面轻轻的将娃娃连被抱起,这时奶妈子已经进来,宜姑将娃娃递给她,替她开了门,说,“到娃娃屋里去罢,别让她多吃了。”奶妈子连声答应着,就带上门出去。

说话未了,外面人来报道,“老太太那边两位小姐来了。”宜姑连忙脱下围裙,



迎了出去。——他十分瑟缩，要想躲开，永明笑道，“你怕什么？我们坐在琴后，不理她们就是了。”说着两个人从长椅上提过两个靠枕，忙跑到琴后抱膝坐下。

她们一边说笑着进来，琴后望去不甚真切，只仿佛是两个头发烫得很卷曲，衣服极华丽的女子。又听得澜姑也起来招呼了。她们走到炉边，伸手向火，一面笑说，“宜妹今天真俏皮呵！怎么想开了穿起这紫色的衣服？”宜姑笑道，“可不是，母亲替我做的，因为她喜欢这颜色。去年做的，这还是头一次上身呢。”一面忙着按铃叫人倒茶。

那个叫翠姊的走到琴前，——永明摇手叫他不要做声，——拿起澜姑的画来看，回头笑道，“澜妹，你怎么专爱画那些颓败的东西？”澜姑只管收拾着画具，一面说，“是呢，人家都画，我就不画了，人家都不画的，我才画呢！”琴姊也走过来，说，“你的脾气还是不改——上次在我们家里，那位曾小姐要见你，你为什么不见她？”澜姑道：“但至终也见了呵！”琴姊笑说，“她以后对我们评论你了。”澜姑抬头道，“她评论我什么？”翠姊过来倚在琴姊肩上，笑说，“说了你别生气！——她说你真是满可爱的，只是太狷傲一点。”琴姊道，“论她的地位，她又是生客，你还是应酬她一点好。”澜姑冷笑道：“狷傲？可惜我就是这样的狷傲么！她说我可爱，谢谢她！人说我不好，不能贬损我的价值；人说我好，更不能增加我的身分！我生来又不会说话，我更犯不着为她的地位去应酬她……”

琴和翠相视而笑。宜姑端过茶来，笑说，“姊姊们不要理她，那孩子太矫僻了，母亲在楼上等着你们呢。”她们端起杯来，喝了一口，就都上楼去。

永明和他从琴后出来，永明笑道：“澜小姐真能辩论呵！连我听着都觉得痛快！那位曾小姐我可看见了，这种妖妖调调的样子，我要有三个眼睛，也要挖出一个去！”宜姑看了永明一眼，回头便对澜姑说，“妹妹，不要太立崖岸了，同在

人家做客，何苦来……”澜姑站了起来说，“我不怪别人！只是翠琴二位太气人了，好好的又提起那天的事做什么？那天我并没有得罪她，她们以为我听说人批评我骄傲，我就必得应酬她们，岂知我更得意！”宜姑笑道：“得了，上去打扮罢。母亲等着呢。”澜姑出去，又回来，右手握着门钮，说，“今天热得很，我不穿皮袄，穿驼绒的罢。”宜姑一面坐下，拿起叠好的五色纸来，用针缝起，一面说，“可别冻着玩，穿你的皮袄去是正经！”澜姑说，“不，外婆屋里永远是暖的。只是一件事，我不穿我那件藕合色的，把你的那件鱼肚白的给我罢。”宜姑想了一想道，“在我窗前的第二层柜屉里呢，你要就拿去罢——只是太素一点了，外婆不喜欢。”说完又笑道：“只要你乐意就好，否则你今天又不痛快。”永明笑道，“你要盼望她顾念别人，就不对了，她是‘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’的！”澜姑冷笑道，“我便是杨朱的徒弟，你要做杨朱的徒弟，他还不要你呢！”说着便自己开门出去了。

宜姑目送着她出去，回头对永明说，“她脾气又急，你又爱逗她……”永明连忙接过来说，“说得是呢。她脾气又急，你又总顺着她，惯得她菩萨似的，只拿我这小鬼出气！”宜姑笑道：“罢了！成天为着给你们劝架，落了多少不是！”一面拿起剪刀来，在那些已缝好的纸上，曲折的剪着，慢慢的伸开来，便是一朵朵很灿烂的大绣球花。

这时桌上的纸已尽，永明说，“都完了，我该登山爬高的去张罗了！”一面说便挪过一张高椅来，放在屋角，自己站上，又回头对他说，“你也别闲着，就给我传递罢！”他连忙答应着，将那些纸练子，都拿起挂在臂上，走近椅前。宜姑过来扶住椅子，一面仰着脸指点着，椅子渐渐的挪过四壁，纸练子都装点完了。然后宜姑将那十几个花球，都悬在纸练的交结处，和电灯的底下。

永明下来，两手叉着看着，笑道，“真辉煌，



电灯一亮，一定更好……”这时听得笑语杂沓，从楼上到了廊下，宜姑向永明道，“你们将这些零碎东西收拾了罢，我去送她们上车去。”说着又走出去。

他们两个忙着将桌上一切都挪开了，从琴后提过那两个靠枕来，坐在炉旁。刚坐好，宜姑已抱着小狗进来，永明又起来，替她拉过一张大沙发，说，“事情都完了，你也该安生的坐一会子了。”宜姑笑着坐下，她似乎倦了，只懒懒的低头抚着小狗，暂时不言语。

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，炉火光里，他和永明相对坐着，谈得很快乐。他尤其觉得这闪闪的光焰之中，映照着紫衣绛颊，这屋里一切，都极其绵密而温柔。这时宜姑笑着问他，“永明在学校里淘气罢？你看他在家跳荡的样子！”他笑着看着永明说，“他不淘气，只是活泼，我们都和他好。”永明将头往宜姑膝上一倚，笑道，“你看如何？你只要找我的错儿。可惜找不出来！”宜姑摩抚着永明的头发，说，“别得意了！人家客气，你就居之不疑起来。”

这时有人推门进来，随手便将几盏电灯都捻亮了。灯光之下一个极年轻的妇人，长身玉立。身上是一套浅蓝天鹅绒的衣裙，项下一串珠练，手里拿着一个白狐手笼。开了灯便笑道，“这屋里真好看，你们怎么这样安静？——还有客人。”一面说着已走到炉旁，永明和他都站起来。永明笑说，“这是我大哥永琦的夫人，琦夫人今天省亲去了一天。”他又忸怩的欠一欠身。

宜姑仍旧坐着，拉住琦夫人的手，笑说，“夫人省亲怎么这早就回来？你们这位千金，今天真好，除了吃就是睡，这会子奶妈伴着，在你的屋里呢。”琦夫人放下手笼，一面也笑说，“我原是打电话打听娃娃来着，他们告诉我，娘和澜妹都到老太太那边去了，我怕你闷，就回来了。”

那边右方的一个门开了，一个仆人垂手站在门边，说，“二小姐，晚饭开好了。”永明先站起来，说，“做了半天工，也该吃饭了，”又向他说，“只是家常便饭，不配说请，不过总比学校的饭菜好些。”大家说笑着便进入餐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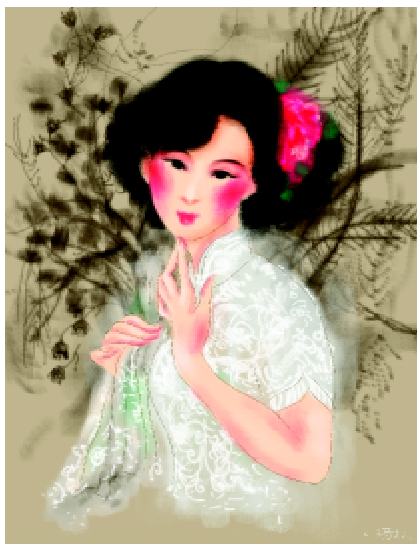
餐桌中间摆着一盆水仙花，旁边四付匙箸。靠墙一个大玻璃柜子，里面错杂



的排着挂着精致的杯盘。壁上几幅玻璃框嵌着的图画，都是小孩子，或睡或醒，或啼或笑。永明指给他看，说，“这都是我三姊给娃娃描的影神儿，你看像不像？”他抬头仔细端详说，“真像！”永明又关上门，指着门后用图钉钉着的，一张白橡皮纸，写着碗大的“靠天吃饭”四个八分大字，说，“这是我写的。”他不觉笑了，就说，“前几天习字课的李老师，还对我们夸你来着，说你天分高，学哪一体的字都行。”这时宜姑出走过来，一看笑说，“我今天早起才摘下来，你怎么又钉上了？”永明道，“你摘下来做什么？难道只有澜姑画的胖孩子配张挂？谁不是靠天吃饭？假如现在忽然地震，管保你饭吃不成！”琦夫人正在餐桌边，推移着盘碗，听见便笑道，“什么地震不地震，过来吃饭是正经。”一面便拉出椅子来，让他在右首坐下。他再三不肯。永明说，“客气什么？你不坐我坐。”说着便走上去，宜姑笑着推永明说，“你怎么越大越没礼了！”一面也只管让他，他只得坐了。永明和他并肩。琦夫人和宜姑在他们对面坐下。

只是家常便饭，两汤四肴，还有两碟子小菜，却十分的洁净甘香。桌上随便的谈笑，大家都觉得快乐，只是中间连三接四的仆人进来回有人送年礼。宜姑便时时停箸出去，写回片，开发赏钱。永明笑说，“这不是靠天吃饭么？天若可怜你，这些人就不这时候来，让你好好的吃一顿饭！”琦夫人笑说：“人家忙得这样，你还拿她开心！”又向宜姑道，“我吃完了，你用你的饭，等我来罢。”末后的两次，宜姑便坐着不动。

饭后，净了手，又到客室里。宜姑给他们端过了两碟子糖果，自己开了琴盖，便去弹琴。琦夫人和他们谈了几句，便也过去站在琴边。永明忽然想起，便问说，“大哥寄回的那本风景画呢？”琦夫人道，“在我外间屋里的书架上呢，你



要么？”永明起身道，“我自己拿去。”说着便要走。宜姑说，“真是我也忘了请客人看画本。你小心不要搅醒了娃娃。”永明道，“她在里间，又不碍我的事，你放心！”一面便走了。

琴侧的一圈光影里，宜姑只悠暇的弹着极低柔的调子，手腕轻盈的移动之间，目光沉然，如有所思。琦夫人很娇慵地，左手支颐倚在琴上，右手弄着项下的珠练。两个人低低的谈话，时时微笑。

他在一边默然的看着，觉得琦夫人明眸皓齿，也十分的美，只是她又另是一种的神情，——等到她们偶然回过头来，他便连忙抬头看着壁上的彩结。

永明抱着一个大本子进来，放在桌上说，“这是我大哥从瑞士寄回来的风景画，风景真好！”说着便拉他过去，一齐俯在桌上，一版一版的往下翻。他见着每版旁都注着中国字，永明说，“这是我大哥翻译给我母亲看的，他今年夏天去的，过年秋天就回来了。你如要什么画本，告诉我一声。我打算开个单子，寄给他，请他替我采办些东西呢。”他笑着，只说，“这些风景真美，给你三姊作图画的蓝本也很好。”

听见那边餐室的钟，当当的敲了八下。他忽然惊觉，该回去了！这温暖甜适的所在，原不是他的家。这时那湫隘黯旧的屋子，以及舅母冷淡的脸，都突现眼前，姊姊又走了，使他实在没有回去的勇气。他踌躇片晌，只无心的跟着永明翻着画本……至终他只得微微的叹了一口气，站起身来，说，“我该走了，太晚了家里不放心。”永明拉住他的臂儿，说，“怕什么，看完了再走，才八点钟呢！”他说，“不能了，我舅母吩咐过的。”宜姑站了起来，说，“倒是别强留，宁可请他明天再来。”又对他说，“你先坐下，我吩咐我们家里的车送你回去。”他连忙

说不必，宜姑笑说，“自然是这样，太晚了，坐街上的车，你家里更不放心了。”说着便按了铃，自己又走出甬道去。

琦夫人笑对他说，“明天再来玩，永明在家里也闷得慌，横竖你们年假里都没有事。”他答应着，永明笑道，“你肯再坐半点钟，就请你明天来。否则明天你自己来了，我也不开门！”他笑了。

宜姑提着两个蒲包进来，笑对他说，“车预备下了，这两包果点，送你带回去。”他忙道谢，又说不必。永明笑道，“她拿母亲还没过目的年礼做人情，你还谢她呢，趁早儿给我带走！”琦夫人笑道，“你真是张飞请客，大呼大喊的！”大家笑着，已出到廊上。

琦夫人和宜姑只站在阶边，笑着点头和他说“再见。”永明替他提了一个蒲包，小哈巴狗也摇着尾跳着跟着。门外车上的两盏灯已点上了。永明看着放好了蒲包，围上毡子，便说，“明天再来，可不能放你早走！”他笑道，“明天来了，一辈子不回去如何？”这时车已拉起，永明还在后面推了几步，才唤着小狗回去。

他在车上听见掩门的声音，忽然起了一个寒噤，乐园的门关了，将可怜的他，关在门外！他觉得很恍惚，很怅惘，心想：怪不得永明在学校里，成天那种活泼笑乐的样子，原来他有这么一个和美的家庭！他冥然的回味着这半天的经过，事事都极新颖，都极温馨……

车已停在他家的门外，板板的黑漆的门，横在眼前。他下了车，车夫替他提下两个蒲包，放在门边。又替他敲了门，便一面拭着汗，拉起车来要走。他忽然想应当给他赏钱，按一按长衫袋子，一个铜子都没有，踌躇着便不言语。

里面开了门，他自己提了两个蒲包，走过漆黑的门洞。到了院子里，略一思索，便到上房来。舅母正抽着水烟，看见他，有意无意的问，“付了车钱么？”他说，“是永明家里的车送我来的。”舅母忙叫王妈送出赏钱去。王妈出去时，车夫已去远了，——舅母收了钱，说他糊涂。

他没有言语，过了一会，说，“这两包果点是永明的姊姊给我的——留一包

这里给表弟们吃罢。”他两个表弟听说，便上前要打开包儿。舅母拦住，说，“你带下去罢，他们都已有了。”他只得提着又到厢房来。

王妈端进一盏油灯，又拿进些碎布和一碗浆糊，坐在桌子对面，给他表弟们粘鞋底，一边和他做伴。他呆呆的坐着，望着这盏黯黯的灯，和王妈困倦的脸，只觉得心绪潮涌。转身取过纸笔，想写信寄他姊姊，他没有思索，便写：

亲爱的姊姊：

你撇下我去了，我真是无聊，我真是伤心！世界上只剩了我，四围都是不相干的冷淡的人！姊姊呵，家庭中没有姊妹，如同花园里没有香花，一点生趣都没有了！亲爱的姊姊，紫衣的姊姊呵！……

这时他忽然忆起他姊姊是没有穿过紫衣的，他的笔儿不觉颓然的放下了！他目前突然涌现了他姊姊的黄瘦的脸，颧骨高起，无表情的近视的眼睛。行前两三个月，匆匆的赶自己的嫁衣，只如同替人作女工似的，不见烦恼，也没有喜欢。她的举止，都如幽灵浮动在梦中。她对于任何人都很漠然，对他也极随便，难得牵着手说一两句噢问寒暖的话。今早在车上，呆呆的望着他的那双眼睛，很昏然，很木然，似乎不解什么是别离，也不推想自己此别后的命运……

他更呆然了，眼珠一转，看见了紫衣的姊姊！雪白的臂儿，粲然的笑颊，澄深如水的双眸之中，流泛着温柔和爱……这紫衣的姊姊，不是他的，原是永明的呵！

他从来所绝未觉得的：母亲的早逝，父亲的远行，姊姊的麻木，舅家的淡漠，这时都兜上心来了！——就是这一切，这一切，深密纵横的织成了他十三年灰色的生命！

他慢慢将笔儿靠放在墨盒盖上。呆呆的从润湿的眼里，凝望着灯光。觉得焰彩都晕出三四重，不住的凄颤——至终他泪落在纸上。

王妈偶然抬起头来看见，一面仍旧理着碎布，一面说，“你想你姊姊了！别难过，早些睡觉去罢，要不就找些东西玩玩。”他摇着头叹了一口气，站了起来，将那张纸揉了，便用来印了眼泪。无聊的站了一会，看见桌上的那碗浆糊，忽然也要糊些纸练子挂在屋里。他想和舅母要钱买五色纸，便开了门出去。



刚走到上房窗外，听得舅母在屋里，排揎着两个表弟，说，“哪来这许多钱，买这个，买那个？一天只是吃不够玩不够的！”接着听见两个表弟咕咕唧唧的声音。他不觉站住了，想了一想，无精打采的低头回来。

一眼望见椅上的两个蒲包——他无言的走过去，两手按着，片晌，便取下那上面两张果店的招牌纸。回到桌上，拿起王妈的剪子，剪下四边来。又匀成极仄的条儿，也红绿相间的粘成一条纸练子。

不到三尺长，纸便没有了。他提着四顾，一转身踌躇着便挂在帐钩子上，自己也慢慢的卧了下去。

王妈不曾理会他，只睁着困乏的眼睛，疲缓的粘着鞋底。他右手托腮，歪在枕上。看着那黯旧的灰色帐旁，悬着那条细长的，无人赞赏的纸练子，自己似乎有一种凄凉中的怡悦。

林中散步归来，偶然打开诗经的布函，发现了一篇未竟的旧稿。百无聊赖之中，顿生欢喜心！前半是一九二一年冬季写的，不知怎样便搁下了。重看一遍之后，决定把它续完。笔意也许不连贯，但似乎不能顾及了。

一九二四年六月二日，沙穰。

(原载《小说月报》1924年第15卷第9号)